

郑振铎全集

第十九卷

《灰色马》

《沙宁》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

花山文艺出版社

郑振铎全集

第十九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贾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

第十九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所译俄国小说《灰色马》、《沙宁》及《俄国短篇小说译丛》等三部。

《灰色马》一九二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沙宁》一九三〇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一九三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浮士德》（契利加夫）等六篇，其中《在狱中》一篇，因系王鲁彦所译，本卷未收入。

目 录

灰色马

序	瞿秋白 (3)
序	沈雁冰 (18)
译者引言	(23)
上卷	(29)
中卷	(87)
下卷	(115)

沙 宁

译序	(149)
阿志巴绥夫的重要作品	(163)
第一章	(166)
第二章	(171)
第三章	(185)
第四章	(197)
第五章	(210)

2 郑振铎全集

第 六 章	(219)
第 七 章	(226)
第 八 章	(231)
第 九 章	(239)
第 十 章	(243)
第十一章	(258)
第十二章	(264)
第十三章	(274)
第十四章	(285)
第十五章	(296)
第十六章	(304)
第十七章	(316)
第十八章	(323)
第十九章	(325)
第二十章	(338)
第二十一章	(346)
第二十二章	(351)
第二十三章	(356)
第二十四章	(363)
第二十五章	(370)
第二十六章	(384)
第二十七章	(387)
第二十八章	(393)
第二十九章	(407)
第三十章	(414)
第三十一章	(421)
第三十二章	(433)

第三十三章.....	(442)
第三十四章.....	(449)
第三十五章.....	(455)
第三十六章.....	(465)
第三十七章.....	(472)
第三十八章.....	(475)
第三十九章.....	(489)
第四十章.....	(492)
第四十一章.....	(497)
第四十二章.....	(503)
第四十三章.....	(505)
第四十四章.....	(510)
第四十五章.....	(516)
第四十六章.....	(520)
后记.....	(523)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

引言.....	(527)
浮士德	契利加夫 (529)
严加管束	契利加夫 (551)
林语	克洛林科 (604)
你是谁	梭罗古勃 (631)
木筏之上	高尔基 (643)
作者略传.....	(659)

灰 色 马



序

瞿秋白

—

那伟大的“俄罗斯精神”，那诚挚的“俄罗斯心灵”，结晶演绎而成俄国的文学，——他光华熠熠，照耀近代的世界文坛。这是俄国社会生活之急遽的瀑流里所激发飞溅出来的浪花，所映射反照出来的异彩。文学是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之映影；而那所谓“艺术的真实”却正是俄国文学的特长，正足以尽此文学所当负的重任。文学家的心灵，若是真能融洽于社会生活或其所处环境，若是真能陶铸锻炼此生活里的“美”而真实的诚意的无所偏袒的尽量描画出来，——他必能代表“时代精神”，客观的就已经尽他警省或促进社会的责任，因为他既能如此忠实，必定已经沉浸于当代的“社会情绪”（Настроение），——至少亦有一部分。社会情绪随那社会动象的变迁而流转，自然各成流派，自为阶段。每一派自成系统的“社会思想”（Идеология）必有一种普通的民众情绪为之先导，从此渐渐集中而成统系的理论；然此种情绪之发扬激厉，本发于社会生活及经济动象的变化，所以能

4 郑振铎全集·灰色马

做社会思想的基础而推进实际运动；因此，社会生活顺此永永不息的瀑流而转变，则向日所谓有系统的“社会思想”，到一定时期，必且渐因不能适应而就渐灭，所剩的又不过是那普通的情绪而已。社会情绪的表现是文学，其流派的分化，亦就隐约与当代文学的派别相应；社会思想的形成是所谓“学说”，——狭义的社会理想；此种理想若渗入主观，则“致其末流”虽或仍不失其为一派社会情绪的动因，然而只能代表那“过去”的悲哀了。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正因为他不论是颓废是进取，无不与实际社会生活的某部分相响应。俄国文学的伟大，俄国文学的“艺术的真实”亦正在此。

《灰色马》（“Конъ Блeанный”）的著者萨文夸夫路卜洵（Савинков-Ропшин）所处的时代，正是那放过万丈光焰的“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①渐起变态日就颓废的中衰期；他自己又正是民粹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实际运动者。社会革命党运动之唯一利器是“恐怖主义”（“La terreur”）暗杀劫掠等；——最初期此种“恐怖主义”当然有政治上的意义，然而实行恐怖主义的党，其所取的手段不能不影响到自己的组织；此

① “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是俄国社会学说中的一学派，其义甚广，他并涉及文学的范围，——与文学中之马克思派相似，此种文学中的分派当然与社会主义之中的方面不同，民粹派思想的代表最显著的可推米海洛夫斯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赤尔纳塞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等。历时数十年，民粹派的思想，大有变迁，然总述其义可以说，民粹派主张：一、个性能创造历史英雄论；二、农村公社（密尔）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俄国可以引用旧有制度，中虽实为原始自给经济，现世已不可能，而他们不顾；三、俄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立达社会主义；四、知识阶级为社会运动的原动力，而群众不过附和其高尚理想而已。民粹派处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待，而实亦受其影响不少。俄文 Народ 之意为平民，平民精神在于密尔为俄国所特有，故译为“民粹派”。

等影响能渐渐造成党员的新环境，因而及于其个人的人生观。此种时代此种环境，怎能不造成文学作品里的特殊“派调”（Тип），——如书中之佐治式的英雄呢？

我们且读这部《灰色马》吧。

二

佐治式的英雄自有他佐治式的环境；俄国旧民粹派的派调，是那唯心的唯觉的宗教的俄国旧社会之产儿；——他们反抗实际，反抗那黑暗沉溺的生活，固然他们承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ы）之后，在理论上往往愈反抗而对于社会进化的观念愈沉溺于那旧俄中世纪式思想，然而他们始终还有非常之诚挚浑朴热烈的心灵，正是恬静克己的小农俄国之所应有。直到萨文夸夫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市侩气已经无孔不入，尚且还有保存这种“古代之遗风”。请听那佛尼埃（Ваня）——当按俄音译作“华涅”说！——“复活祭终于到了。这是很好的……耶稣起来了；真的，佐治。”

佐治却当头给他一盆冰水，回答他个“那有什么好呢！”不但如此，佐治对于他所“爱”（？）的依黎娜，又何尝能答复她半句！她的问题却是很真挚的，却是充满了“生活”的：

“……但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可爱么？春天到了。鸟儿们都在歌唱。但是你想什么？你为什么目的而活着？为什么，最亲爱的？”

佐治的生活早已流尽，佐治早已是“活死人”，他何尝有热烈诚挚的深情，他何尝信仰自己？他当然不能答复依黎娜的问话。当然！在他心目中；他所做的“事”不过是消闲解闷，他所爱的人不过是他的机械，他所爱的人不过是他的“对象”。那里

6 郑振铎全集·灰色马

有民众的幸福，文化的使命！民粹派的精神其实已经毫无余剩。
他的同伴佛尼埃真是他的“知”己，能洞见他的心肺：

“他对我（佐治）说道：‘我们失了费杜尔，真是可悲。’

——‘实在是可悲。’

他悲惨的微笑，说道：

——‘你所失的不是费杜尔。’

——‘你这话什么意思，佛尼埃？’

——‘你是不是悲伤你失了一同事的人？是不是？’

——‘自然是。’

——‘你自己已经知道了，他是一个同事的，一个有才干有胆量的同事，而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你对你自己说：我们没有他，这事怎么进行呢？’

——‘正是如此。’

——‘那末你要懂得……你对于费杜尔本人已经忘记了。你没有失掉他。’”

佛尼埃临死的时候，从狱中传递给佐治一封信，——用香烟纸写的，还说：“不爱的人，不知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可是佐治的心上，还是盘旋着一个念头：“谁知道佛尼埃是对的呢？”他本来只会呼吸秋花消散的香气，吻他那灰白的花瓣，——最得意的所在，只是“这事成功了”。哪里看得见丝毫“热气”！

诚然不错，那“成功的”事是社会革命党政治运动的成功，——是总督被佛尼埃刺死，然而佐治的指挥这事，是否真正为着社会革命党呢？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对佐治说：

“但是似乎太慢些……你们现在就可以攻击了。……最方便的时候……”

中央委员说话时，只看这纸上表示的许多“……”，就可见

他怎样对于佐治栗栗危惧的可怜样子。汉译已经走了神味，若把俄文原本念，尤其可以明显这种口吻。而佐治却说：“委员会如此议决，我是十分欢喜的，……但是我不以为我们的进行应该比我现在所做的还要激烈。……你们自己去试一试看。”中央委员立刻陪笑脸。——因为佐治是英雄，其他都是庸众。佐治可以对中央委员会说：“你们……你们想要把我免职么？……委员会要怎么议决都可以。但是我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如何还能问他的行止？

佐治是冷酷深沉的秘密暗杀党的领袖；他不能顾及什么理想及大局。他不问政治主张，不问原则，因此只是一个专断的严酷的“大师父”；他虽在政党，何尝知道有什么中央委员会，何尝知道有什么同志结合。他很得意的在日记上写道：

“亨里契对我说道：‘什么事都完了，佐治。’

我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

——‘闭口……’

他惊骇了，退身缩去。

——‘佐治。你怎么了？’

——‘不要这样无意识！什么事也没有完，你说这种话应该自羞。’”

依梨娜说得好：——佐治的全生命都集中在死上。他是铁做的；太阳照不到他……她要他“接吻吧，不要思想了，”而他，——没有勇气享受生活，中心念念抑郁，——怎能不想。想的结果，便是杀依梨娜的丈夫。

又为什么不可以杀？

无目的无原则无生趣无理想的“厉鬼”既可以无所为而杀人，何独不可以“为自己”而杀人。他是：“不愿意做一个奴隶，就是自由的奴隶也不愿意做。所有的生活都在冲突之中。没有这

个，他便不能生活。但是他的冲突有什么目的呢？他亦不知道。他的意志就是如此。他饮他的酒，并不渗淡他。”

他是“最后的虚无主义者（Нигилист）”，——就是民粹派末流一种颓废强厉的，并且虚伪欺罔的派调，然而他又何能自己呢？

三

不能！佐治式的英雄实在也不能自己。此中自有社会时代的潮流。

我请先说那恐怖主义的政治意义。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还是方脱农奴制度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农民的小资产经济一方面不能骤冀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一方面又留恋着中世纪式的自给均产制度。此外再加以政治上的压迫，农民虽说解放而实在更受压迫，城市知识阶级及贵族青年又无从得有精神上的舒展，于是社会思想里发现所谓“俄国的”社会主义。土地与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的结合，革命思想的宣传，都导源于此。后来“往民间去”（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宣传”“暴动”都失败，土地与自由社就分成两派：一、黑分派（Черный Передел），——主张继续“宣传”社会主义，仅仅做经济运动！二、民意派（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主张实行暗杀，以为纯粹的政治运动。黑分派渐起分化，而其中分子抛弃那俄国式的所谓“民粹派”的糊涂社会主义，——平民自动手分地（故称黑分）等类学说，——而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成就极广义的社会理想，在政治上随后就组织成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民意派中经不少波折，伏流虽时起，而始终消灭，直到二十世纪初方组织成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承民粹派之后，虽已承认政治运动的必要，却只见个人的英雄式的奋斗，而不见群众；虽以为农民应当革命，而实不能与农民群众接近。所以他能在当时得着光荣的声誉也仅仅因为他们的暗杀主义，——他们本来自命为民意派的继起人。

然而暗杀运动在此小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手里，也呈一种奇特形式。当初的民意派力求破毁俄皇的政府组织，紊乱治者阶级；他们始终还有些信巴枯宁主义，——始终还以为平民群众将不由自主的奋起解放自己，成一种创造力量，而后能造就那所谓“公共劳作社”式的社会主义。这“也许是很稚气的，然而始终很伟大的。——马克思都有时为此种奋斗精神所兴发，每每以为他们或者有所成功；不过马克思所预料的俄国文化发展，当然不与民粹派相同”。（鲁纳察尔斯基之《过去的人》。）

至于社会革命党成立时，俄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已经大非昔比，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都已经形成。所以社会革命党的恐怖主义，却往往只能做立宪民主派恐吓政府的口实而已。最著名的社会革命党员葛尔书尼（Гершуни），号称“革命之虎”，——的确是一个伟人，而且办理暗杀机关非常之能干的，——他在受审时的答辩辞中说：“政府不让平民能以和平方法争民权。”于此可见暗杀在actual上的政治意义：——所谓“立宪民主派对政府说，‘对我们让步吧，不然社会革命党要开枪了。’”政府若真让了步，社会革命党也就不放枪了。所以不论她，革命祖母白莱史夸·白莱史夸夫斯嘉（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说什么“恐怖主义是平民对于专制魔王的审判”，什么“克己牺牲的暗杀运动足以增进社会革命党同志的道德”，都不足以证实暗杀运动确是为真正平民服务，亦就不足以掩藏此种恐怖主义的真性质：——以手枪炸弹恐吓政府，迫令行施较自由的政策而已。社会革命党在帝国议会（Дума）里的议

员尔寿兴（Ржехин）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二日公然发言说，“我敢断言，若是我们得有政治自由，国家生活得依据法律，实行普通选举，得由平民管理国家，那时，当然谈都不必谈什么暗杀运动。”于此可见，暗杀运动并非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过是极端的自由派的（Либеральный）反对君主政体而已。

难怪朴练哈诺夫（Плеханов）要说，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无论如何连不上社会主义，他们的“社会主义”也无论如何连不上“革命”。总之，概括而论，社会革命党的暗杀运动，纯由政治意义上立言，尚且不通如此。

四

暗杀是什么事情？个人的冒险的阴谋的残忍的行动。他能不能于群众的平民的政党只有好影响而没有恶影响？当然不能。

社会革命党的确曾经是伟大而且富有人才的革命党。然而暗杀主义毁坏了他，何等的可惜！固然，小资产阶级政党，因为他的本性是骑墙的，他的阶级地位是可左可右的，政治道德上本来就处处可遇危险。而在俄国当初环境之下，此种政党无路可走，他不得不分一部分精力作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暗杀运动，竟使他自己的崩坏来得更快。我们不妨借路卜洵的书而叙一叙俄国暗杀运动中的几件轶事，一则证实暗杀的性质，二则谈一谈著者的遭遇。

暗杀运动要极秘密的，要有适当的敏捷的人才——专任技术上的事，来不及问政治理论。这不能于奋发的勇往直前的群众运动中去求。——譬如葛尔书尼，他既急功近利，伪造群众运动，就不得不赶制人才，以便双方并进。他只得利用意志薄弱的知识愚钝的稚年小子如“葛黎郭联夫（Григорьев）及尤尔夸夫斯嘉

(Юрковская)”，简直施以暗示，激以虚荣，使成其机械。于是专选能干人才，——当然，适用的材料很难寻到；然而他竟寻着了亚柴夫（Евно-Азеф）！亚柴夫同时入秘密警察局及社会革命党两机关，他双方的哄骗。他居然能破坏不少计划，报告过不少次消息与警察；同时，他又故意帮助暗杀彼利夫（Плеве）的谋划到底，甚至于帮着设法刺尼古拉第二，——以此取信。等到发觉他的奸状，人已经被他害死不少，而葛尔书尼还是相信他，他在会议中竭力替他辩护。后来中央委员会要告发人蒲尔切夫（Бурцев）和亚柴夫对证，同时，却公然宣言“若是蒲尔切夫不能证明亚柴夫的罪状，中央委员会要反坐他以死刑”。明明白白的事实，偏要信几个办暗杀的人的庇护。此种残酷猜忌的空气里，幸而蒲尔切夫侥幸得着机会设法与警察局长洛甫兴（Лопухин）同坐一火车舱里，强迫他自承与亚柴夫的关系；那才救了蒲尔切夫，救了社会革命党。（洛甫兴因泄漏消息而远戍苦役，蒲尔切夫事后要逃出警察势力范围并急急做死亚柴夫，已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对此反轻易视之。

社会革命党，直到后来再明白过来；委员会曾有一决议案说：“党内的组织，本来对于办理暗杀事务的人在本党成立之时就付与过分的权力。一则组织了一特立的全党之上的军事机关，他的要求往往可以以党中其他机关做牺牲；二则对于能做此等军事的党员，过分的看重；——因此，亚柴夫得以偷天换日的做奸细。”

萨文夸夫自己在党中的地位也是如此。他是亚柴夫最亲近的助手，然而竟没有看出亚柴夫的奸谋。鲁纳察尔斯基与萨文夸夫是相识的。他说，萨文夸夫的为人，确是非常之有才干，而且勇敢自负，好冒险的人，真是神经质颓废派的知识阶级的代表。他那自信过度以惨剧自喜的神气，一看就知道他是喜欢故意做些奇